

澳大利亚女艺术家带来“精美海盗”

展览观察

从名叫“精美的尸体”的游戏说起

◎本报记者 邱家和

很巧,本周展览专题报道的两个展览都和这个名叫“精美的尸体”的游戏有关。

据说这是超现实主义者的一个游戏,参加游戏的人要合作画一个“尸体”,但不能看其他人画的内容。其结果有点像中国成语“盲人摸象”所描述的那样,参与游戏的人各说各话,“尸体”自然成为杂乱印象的拼贴。

从中国早期龙山文化中的玉龙,直到“文革美术”发挥到极致的“三突出”、“高大全”、“红光亮”等美术原则,历史上艺术总是借助神气足、形神兼备的典范形象,来满足大众偶像崇拜的心理需要。在这种领袖崇拜与英雄主义的背后,隐藏的却是强调集体抹杀个性的社会诉求。不过到了强调个性的当代,领袖和英雄等偶像纷纷走下神坛,光环失色,超现实主义者的“精美的尸体”也就有了价值。如赛莉·玛斯特的《精美海盗》系列,就是巧用拼贴,来解构和重组在历史的云雾中深藏不露的“女海盗”。

有趣的是,赛莉只是借用了人们对海盗的固定观念,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征,在玩一个不稳定的游戏,由此,“女海盗”又包含了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话题。她还借助在欧洲、南美、亚洲等地的全球巡展,与各地的海盗传说互动,扩大其拼贴艺术的范围和内涵。至于马修·柏利塞维兹,他去年策划的《精致尸体:超现实的中国》,直接搬用了“精美的尸体”的题目与游戏规则,用图像元素做一个接龙游戏,串起一个“超现实的中国”的图景,正可以表达当前中国社会急速转型所带来的价值失范。

不过,这些借助大量的观念与语境作为上下文的拼贴游戏之所以能奏效,最根本的还是依靠作品本身的叙事性,使其有如马修所概括的那样在讲述一种常念常新的寓言。马修这次在沪申画廊策划的《寓言的后遗症》,就直接点明了这一点。寓言的叙事性使其可以直接打动平民百姓,又可以借助各种象征、比喻乃至索隐的手法表达各种深奥的观念。不过,寓言本身并不确保作品的艺术性,因为真正好的艺术作品总是无需注释解说的,象征与比喻的过度使用总是艺术的大敌。

上海OV(东方艺集)画廊近日推出了澳大利亚女艺术家赛莉·斯马特(Sally Smart)的个展:“绝妙的海盗——南中国海”。在画廊的白墙上呈现的是艺术家从2004年延续至今的“精美海盗”系列作品,其尺寸各异,可以安装在墙上,主要运用毡布、帆布、丝绸质地的材料,和日常织物,拼贴成女性与船、旗帜、尸骸等关于“女海盗”的种种图式。

◎本报记者 邱家和

作品:“精美海盗”充满暗喻

赛莉的作品突出描绘幽灵船,由涂色的布料裁剪而来,船身则是绘画作品和照片的拼凑物。当船在海洋无风带的白色消极空间里旋转,乌鸦的巢穴摇摇欲坠,而铁锚则拖坠在大海的深处。她说:“创作开始的最初阶段,去想象女性海盗可能会是怎样的形象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用从时尚杂志上剪切下来的页面做了纸拼贴画。这在我看来是描绘女海盗的一个初步的和直接的方式——看看大众文化的代表:纹身、坏牙、木制的四肢、鸚鵡、女人头巾、和裸露的乳房等。”

这组作品曾在纽约和比利时展出,用赛莉的说法,“我在美国、拉丁美洲、澳大利亚、亚洲和欧洲都有船队”。而她认为中国历史上就不乏女性海盗的传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南海活跃着数百名女海盗,其中的郑一嫂曾经做过妓女,后来嫁给了一个海盗头子,她和丈夫共同组织的海盗联盟鼎盛时期的成员超过五万人。1807年在她丈夫去世后,控制了海盗联盟的指挥权,让丈夫的养子其中实力最强的红舰队的首领。所以她在上海的展览会如此命名。

艺术家:“精美海盗”聚焦女海盗

她表示,这个系列的创作源自一个简单的问题:“历史上是否存在女海盗?”近年来与海盗相联系的大众文化图像不断增长,媒体及网络活动中频繁出现的海盗字样,引起她对女海盗的兴趣,在研究中她与凯西·阿克尔的专著《海盗中的猫王》就“精美海盗”达成共识,用女性海盗这一暗喻来探讨女性问题和性行为,颠覆了将海盗视为男性领域的传统观点。这触发她用女海盗及其相关的图式进行创作,以暗喻的方式表达全球化时代个人和社会身份、文化不稳定、移民和杂种状态等问题。

“我使用的材料对从观念上展开创作是密不可分的:切割、拼贴,照片拼集、染色、缝纫和拼接及其与妇女行为的联系,每次安装都进行完善和确定。”她表示:“我所采用的表现方式是:裁减、钉子,加强或者减弱效果的装配及拼贴出来的日常纺织品。钉子表达的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重新摆放这些元素将产生新的状态。”她用这种强调安装空间、强调解构与重构的变化无常的形式和方法,反映了船舶的象征性及其与后殖民论述的相关性,尤其是与当代的和历史上的澳大利亚的相关性。

画廊艺术总监:画廊与艺术家互为平台

OV画廊艺术总监黄丽霖认为,赛莉作为一个澳大利亚的当代艺术家,艺术造诣已经在国际当代艺术的学术平台上获得了高度的评价,并具有了一定影响力。她的作品看似简单但容量极大,而她的延续性系列作品“精美的海盗”更涉及到了女性,性别,肉体,心理学和建筑学的概念。她说,OV画廊作为一个专注于当代艺术的画廊,虽然没有在艺术种类上有特别的取向,但是却比较注重艺术的品质。赛莉在OV的展览实际上是画廊与艺术家相互间为对方提供了一个高品质的展示平台:OV把赛莉的艺术展示给上海观众,而国际上关注赛莉艺术的人也会因此注意到OV画廊的其它中国艺术家。

她还表示,OV画廊的展览基本上是在每年初就决定好的,而展览时段则要根据艺术家的时间表来共同商量。两年多前OV画廊步入艺术市场时并没有像其它前辈那样在市场上风风火火。去年夏天金融风暴还没有显现,艺术市场一片繁荣也一片混乱,她和几个一直对艺术秉持执着艺术家(金江波,沈少民,徐坦,李颂华)一起在OV策划了“关键时刻——新媒体及装置展”,为的是强调画廊在繁荣时段对艺术的态度。现在市场虽然萧条了,但OV在繁荣与萧条间所体验的反差并不是很大,对OV来说自始至终地坚持自己的品质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或许因为有了这份坚持,OV最终还可以在萧条中脱颖而出。



外滩3号推出“寓言的后遗症”

◎本报记者 邱家和

上海外滩3号的沪申画廊的新展览“寓言的后遗症”,策展人是来自纽约但工作生活在上海的艺术师马修·柏利塞维兹(Mathieu Borysevicz)。他抓住了参展作品共同的叙事性,从而把它们归结为万古吟唱常念常新的“寓言”。

古老寓言常念常新

在马修看来,艺术家们总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观众进入他们的作品,因此常常会借助各种宗教寓言、传统神话、童话以及白日梦,让那些未受过教育的大众也看得懂。但是,这些艺术品时常用隐喻和符号揭露更深层次的有关时代的社会、心理和精神层面上的真理。他强调,寓言来自传统,却有每个时代的说法;一代代人说寓言,每个时代所表达的含义又不尽相同。我们今天的说法;今后还会有新的说法。

他认为,“寓言”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有两个特点:一是从东西方关系看的多元化,如王浪的系列作品《虚拟-梦想》,将西方美术史上的宗教绘画与当代中国的房产广告拼贴,表现了当代中国人对房地产的欲望已经代替了古代西方人的信仰。第二层意思是传统与当代的混杂,如庄辉和旦儿的不锈钢装置

作品“鸳鸯”,像当代游乐场的儿童玩具,而眼睛则由微生物细菌模型做的,暗示了艾滋病,摇动它还会发出摩托车的报警声。

策展角度独辟蹊径

马修身兼艺术家、电影导演与艺术撰稿人等多重身分,他声称策展时间太短,不过参展作品还是紧扣着“寓言”这个主题。如关伟的《来自宇宙的安慰》是一件24联画的巨幅绘画,画面包括星相图、佛像与龙等,糅合了多种寓言;吴俊勇则用一些杂糅动物与人像的离奇的动画,讲述被意识形态和欲望控制了的世界里的超现实的故事;而高世强的影像作品中的收音机则成为一个隐喻,在壮观的西藏景观的背景之上表现出了天堂和地狱,科技和传统的两极以及文化的冲撞。

马修还透露,去年他作为策展人策划过两个展览,其中一个是在去年10月起在上海莫干山路的M97画廊策划的摄影展《精致尸体:超现实的中国》,展览题目源自一种名叫“精致尸体”的游戏,在展览中他尝试用一些视觉图式做接龙游戏,把不同的艺术家的作品连接在一起,来凸显中国当代摄影中的超现实主义,引发了艺术家灵感的是中国当代的幻境。

9月还将举办吴山专个展

近期关于外滩3号的沪申画廊,与外滩18号一样有一些传言。对此,画廊工作人员透露,他们的艺术总监陈浩扬离开画廊已有一个多月,他的继任者目前还没有确定。马修策划的这个新展览还是他离任之前确定的。他确定的还有之后的9月将举办的著名旅欧当代艺术家吴山专的个展。

